

# 蘇聯作家論

蘇聯作家論  
——蘇聯文學批評家論蘇聯文學——



# 蘇聯文學總論

## 代序

蘇聯勞動層文學雖然直到十月革命後才逐漸獲得領導的地位，但是，牠底生長却始於十九世紀九十年代。那時出現了世界最偉大的勞動層藝術家高爾基。不研究高爾基底生活道路和創作過程，對於蘇聯文學底發達，是無法理解的。

高爾基從一八九二年起，就開始了文學底活動。一九一四年所出版的第一個俄國工人作家底作品集，就是在高爾基底扶助之下出版的。他在這書底序文裏說：

「這小冊子將會被人當作蘇聯勞動層創造自己底文學的最初的紀念品而永留  
在記憶中。」

這部作品，當時雖然遭受了代表統治者的文藝批評家底無理的抹殺，然而在勞動大眾之間却得到了熱烈的同情和讚賞。

在十月革命前的十幾年間，高爾基不斷地作着頑強的文學上的鬥爭。他以勞動層底觀點反對象徵主義者底神祕主義和個人主義，及托爾斯泰底宗教色彩和宗教否定了批判契可夫底絕望和自由的文化主義，以及貴族、有產層文學底反動性和小有產層文學底懷疑。

他爲俄國勞動層文學奠定了堅固的發達底基石，而他底作品則達到了俄國勞動層文學底最高峯。

一九一七年底十月革命給俄國文學開闢了新的天地，爲「都市和農村底勞動層勞動大眾底革命的領導權力」的勞動層底文學猛烈地發達了起來。這時代底勞動層勞動層文學以詩歌爲代表。

當時底革命詩歌有兩個代表的主流：第一是別德內依底詩。他以簡單明瞭的

形式和生動單純的語言，向工農大眾說明十月革命底意義，動員大眾和革命的敵人鬥爭。他是一個詩人，同時也是一個革命的煽動家。

第二是「鍛冶廠」一派詩人底作品。這一派的代表人是吉里洛夫，格勒西莫夫，加斯泰夫，亞列山大洛夫斯基，加金等。他們由「勞動層文化學院」寫出來，一九二〇年才結成「鍛冶廠」。

「鍛冶廠」一派詩人底作品裏充滿着集團的氣氛和共苦難、共勞動、并爲共同目的而鬥爭着的人們底友愛的感情。他們底詩作大部以「我們」爲主人。

他們歌頌集團底力量和威力，讚美勞動大眾。勞動階層被他們當做世界底救主和地上底權威。但是，他們却沒有寫出現實的活的勞動者底形姿。他們專以強烈的誇張和巨大的氣度讚美勞動者，將他們著上非現實的英雄色彩。

他們愛寫「熔鐵爐」，「風箱」，「汽笛」，「煙囪」等，而最慣以「鐵的」爲形容詞。然而，他們却看輕工人底風習、生活和日常的瑣碎，因此，他們詩作

裏的主張和夢動底底沒有一定的具體特徵的集合起來的抽象物。他們不是現實的觀察者。

他們底詩作底深淺和熱烈，非常適合於國內戰爭時代底步調。然而，他們所創造的形象底抽象性，遠離現實，遠離勞動層底實際的政治經濟鬥爭，卻證明他們不十分了解十月革命底本質。

他們底世界觀帶有非階級層的氣氛，而深受小有產層底影響。他們底作品在形式上也往往表現着無批判地應用過時人底表現手法，形象和語言帶着非現實的虛飾或宗教性質。

他們在思想觀念上的缺點，在經濟政策發生不轉變的時代，暴露得最明顯。在新經濟政策初期，他們不理解新經濟政策底必要，不能改造自己，結局表現了失望、頹喪和內部矛盾。

「鍛冶廠」一派詩人底特徵和波格達諾夫領導下的「勞動層文化學院」底理

論有深切的關係。

「勞動層文化學院」所擔負的使命是「創造勞動階層底新文化」。他們認為勞動層絕對須以自己底力量——其實是少數上層分子的力量來完成這使命。因此，「勞動層文化學院」底人們，一方面隔絕了其他的社會層，同時又遠離了勞動大眾。他們以為「黨」是勞動層底政治領導機關，而「勞動文化學院」則是獨立的勞動層底文化領導機關。

當時，伊里基曾嚴厲地批評了「勞動層文化學院」這理論，嘲笑了這種用研究室似的封閉的方法，在研究室或實驗室裏創造勞動層文化的嘗試。他說：「勞動層只有用自己底力量，才能創造自己底文化；要選在什麼樣子的地方創造文化，完全是愚劣的空想。」

「勞動層文化學院」底人們實際雖受了有產層文化底強烈的影響，但同時却不注意於吸收有產層文化底遺產。伊里基說：「由人類底種種進步所創造的，

化，只有正確地了解它，改造它，然後才能建立勞動層的文化。我們不明白了解這點，就不能解決這問題。勞動層文化既非從莫明其妙的好地方產生，也不是由自稱勞動層文化專家的人們任意思想而決定的。那完全是愚癡的事。勞動層文化應該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官僚社會底壓迫下所創造的知識之合理的發展。」（全集第二五卷）

伊里基將勞動層文化問題和全國的文化革命問題聯繫起來——尤其是和農民大眾底文化向上問題聯繫起來。他說：「目前，對於我國，單是爭取完全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文化革命已經很滿足。」（全集第二七卷）他指明：只有改造「最寶貴的有產階文化底動利品」，使它變成自己底東西；只有和一般的文化革命相聯繫，才能創造真正的勞動層文化。

十月革命底暴風雨撼動了有產層、小有產層及貴族作家底舊有的基礎，而使他們當中發生劇烈的分化。大部分參加着反革命底陣營，而少數則歡迎了革

命，否定了自己底階層，做了勞動層底文學的同路人（雖然未必完全了解革命底意義和性質）。其中最可注意的是「十二個」底作者勃洛克和布盧佐夫。

他們雖然寫了許多歌頌革命的詩作，但在他們看來，革命只是無秩序的自然現象，好似一場橫掃他們所憎惡的世界的大風雪。

由於他們對於革命的理解底不正確，不充分，以致他們底詩作也不能順利地發展，到中途就萎謝了。

而做了真正的革命底參加者的，則是以瑪耶可夫斯基為代表的小資產階級的作家羣——未來派的人們。

新經濟政策時代底初期（一九二二——一九二四年），蘇聯文學底基本主題是國內戰爭。綏拉菲奧維支底「鐵流」，富爾瑪諾夫底「夏伯陽」和「叛亂」，里白丁斯基底「一週間」等，都描寫了戰線上的英勇鬥爭，勞動層底先鋒部隊——布爾塞維克在戰鬥中的作用，以及農民大眾由動搖到參加鬥爭的過渡。作家



們自身都會有過豐富的戰爭的經驗，所以往往能以國內戰爭中的事實做作品底骨幹。

他們底現實主義的作品完成了以藝術的手段記錄和概括過去幾年間的革命鬥爭經驗的任務。他們所描寫的爲擁護十月底勝利而無條件地付了極大犧牲的革命英雄及大衆底形姿，堅定了讀者對於領導革命的政治集團及勞動大衆底力量的信任。

在這時期，小有產智識分子出身的作家羣在蘇聯文學中佔有着相當重要的地位。他們雖然還不十分明白地意識到十月革命底社會主義的性質，而常常表現出種種的動搖，但是他們却承認了十月革命，熱烈地追隨在它底後面。這些作家，得了「同路人作家」的稱號。

里白丁斯基寫了描寫白黨底反革命暴動及革命勢力對於它的鎮壓和鬥爭的小說「週間」；伊凡諾夫寫了表現西伯利亞底游擊隊戰鬥的小說「鐵甲列車一四、

六九號」；此外，賽甫琳娜底「腐植土」，勞萊夫底「風」，巴格爾底「騎兵團」，以及稍遲的萊奧諾夫底「穴熊」，費金底「都市與年」等小說，都描寫了國內戰爭底一面。

在新經濟政策時期，他們在蘇聯文學中最有藝術力量的部隊。他們底作品雖然不免幾分觀念上的褊狹，但是却始終是蘇聯革命文學中的可貴的收穫。他們和勞動層作家一起，以極富藝術概括力量的形象刻下了國內戰爭時代底烙印。

隨着國民經濟底復興，勞動層文學發見了一些新的主題。一九二五年出版的格拉特可夫底「土徽土」和里亞西科底「通風爐」，描寫了因國內戰爭而「凍結」了的生產底復活。這兩部小說充滿着一個共同的觀念——生產破壞上的鬥爭和對於國家經濟復興的興奮。他們并指出了蘇有的家庭——素底破壞而提出了一使婦女從家庭經濟中解放出來」的關於新的社會生活的問題。

這幾年內的蘇聯文學底飛快的發展，推進了作家們工作底深度。使他們由一

般的情景底描寫推移到典型的人物底創造。深刻地表現了人物底精神活動和心理內容的復興期底最重要的作品，是勞動層作家A。法捷耶夫底「毀滅」（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法捷耶夫在這小說裏描寫着遠東遊擊隊對抗反革命勢力的鬥爭時，沒有返復以前的手法。作者提出了很大的社會問題——工人和農民底政治的同盟和智識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而且由作品中的人物底心理活動和行為、思想和感情底推移而解答這問題。

法捷耶夫將主人公底一切行動及其意識底一切活動，深切地和主人公底階層的習性相聯繫着，而給主人公底行為和思想以科學的說明。作者深刻地描寫了領導者萊翁生，鑛工木羅式加，和小有產智識分子美諾克。在他這篇作品裏，出現了帶着各人底社會特點的活生生的人物。

法捷耶夫底長篇小說「毀滅」是新經濟政策時期蘇聯文學中的最光輝的收穫。隨着五年計劃底開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底展開，蘇聯文學也燦爛地發達起

來。主題底範圍非常廣泛而多樣。

雷非洛夫底「布羅斯基」，斯泰夫斯基底「逃亡」，以及紹洛霍夫底「被開墾的處女地」，都以農業集體化過程為主題。

「被開墾的處女地」描寫着二九三〇年頓州底農業集體化過程。集體農場底生活，開墾，種子和資金底蒐集，耕作中的社會主義的競賽，「左傾」的憂慮和斯達林底論文發表後的改正，白色陰謀，企圖破壞集體農場的窩囊底參加和搖動，有意的家畜屠宰，這一切現代蘇維埃農村生活底現象和場面，都經過了這小說底鮮明的形象而出現在讀者之前。

紹洛霍夫正確明瞭地描寫了農民底小私有的根性，以及改造這種私有意識底困難。並且有力地表現着一個革命者到達正確道路的曲折的歷程。

「真理報」批評這作品說：「這是鞏固了為社會主義的鬥爭底武裝的作品，並非只是「一個已爭故事」。」「分配食糧的時候，播種的時候，收穫的時候，讀讀

這本書記了這書台告訴何，怎樣能更圓滿地完成使命。

另一些作家則在描寫着工業化底進程——改變蘇聯面貌的工廠和發電站底建設。女作家瓦爾基底小說「水力發電廠」描寫着由于水力發電廠底建設，改造了落後的亞美尼亞人民底物質生活。這作品裏充滿着創造的勞動底歡悅和改造世界底熱情。萊奧諾夫底小說「蘇特」描寫着遙遠的北方森林中的大樑底底建設，作者正確地表現着這建設中所遭遇的種種障礙——自然底災害，經濟底困難，以及展開在蘇特建設周圍的深刻的階層矛盾。

蘇聯作家們在物質建設，機械創造中，發見社會關係的變化，人民成長，以及人民心裏和意識之改造。不論是夏察格底「水力發電廠」，萊奧諾夫底「蘇特」，格茲明斯基底「審判之夜」，都表明着這樣的寫作方向。

蘇聯作家們選取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材料，不是由於外觀的表面的觀察或採訪，而是由親身參加建設事業，幫助建設事業，而獲得對於進行中的事件的正確

理解和領悟。潘菲洛夫，倍茲明斯基，格洛霍夫，夏琴場等底作品，都是由親身參加社會主義建設而產生的。

改造期的蘇聯作家所選取的題材，也不限於目前的生活，同樣也描寫過去。高爾基在這時期完成了他底處理革命前的俄國四十年來的社會生活的大著「克里姆·賽姆金底一生」。普里波伊完成了以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爭為題材的「對馬」。紹洛霍夫繼續寫着描寫他所熟悉的革命前後頓州哥薩克生活底總章的「靜靜的頓河」。而法捷耶夫則重回到「毀滅」所採取的主題——國內戰爭，完成了「烏斯達克族底最後一個」底兩卷。這小說所觸及的生活範圍很廣，有潛伏存着原始共產制的在衰落中的小民族，有貧農與貪慾的富農重疊的農村，也有鐵工負着領導任務的游擊隊——工人及小有產層智識分子底形姿，以及資本家底家庭。

蘇聯文學中，除小說之外，也出現了新的劇作。描寫革命前俄國有產階級底生活的高爾基底「蒲雷曹夫及其他的人們」，表現學術上的階層衝突的馬菲諾該諾

「夫底」恐怖，以及表現小有產者底個人主義及真正的革命者底行動的基爾曼底「殺物」，是這時期底最優秀的創作。

最後，還有一件特別值得記憶的歷史大事件，那就是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三日蘇聯中央委員會關於文學藝術團體改組的決議。這決議是根據拉菲莫維支，倍茲明斯基，基爾曼底報告而決定的。由這決議宣告了「俄國勞動層作家同盟」（簡稱「拉普」）底解散，和「蘇聯作家協會」底成立，高爾基被推為協會底主席。提出「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創造口號以代替過去「拉普」所高呼的「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的口號。這新的決定，給蘇聯文學開闢了廣大的天地。

從一九三二年到現在，配合着第二次五年計劃底完成和第三次五年計劃底開始，蘇聯文學也展開了空前的發展，獲得了光輝的收穫。如果說至一九三二年為止是蘇聯文學底幼年期，那末一九三二年以後就是蘇聯文學進入成長的青年期底

開錄，

這幾年內，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博得了全世界聲譽的幾部巨著——『靜靜的頓河』，『被開墾的處女地』，『布羅斯基』。特別是以四大卷而宣告完成的『靜靜的頓河』，在蘇聯文學同時也是在世界文學中，成了不可撼動的紀念碑。蘇聯評論家霍分雪非說：『紹洛霍夫極不安於小成，四大卷『靜靜的頓河』和『被開墾的處女地』，實代表十年乃至十二年對於文學所從事的始終如一的工作，要將現實、人類感情、思想、遭遇作一幅深刻而真實的圖畫之堅忍不拔的努力。』特別是第四卷，作者以驚人的手腕繪出了內戰時期的哥薩克底戰鬥生活之鮮明的圖畫。

除了長篇『靜靜的頓河』底最後一卷之外，在這期間還產生了幾部巨大的描寫內戰時代的作品。A·托爾斯泰底『糧食』（即『保衛察里津』，已由曹靖華先生譯出）和『勝利之路』是最顯著的代。A·托爾斯泰在一九三四年就以歷史小



說彼得堡」在蘇聯文壇中獲得了最光榮的成功。「糧食」則更進一步提高了他底榮譽的地位。這小說，是以列寧、斯達林、伏羅希洛夫等所領導的保衛察里津的戰役爲基幹，描寫他們怎樣英勇地粉碎了白軍和帝國主義武裝進攻而取得了從高加索運來的糧食。一九三九年所發表的長劇「勝利之路」同樣是描寫蘇聯白軍爲背景，描寫集合在列寧、斯達林周圍的人民大衆爲保衛蘇維埃祖國而與白軍及國外干涉軍的鬥爭，以及在這鬥爭中成長起來的新人。作爲這作品的第一部分，是作者在這裏藝術地描寫了列寧和斯達林。

此外，直接地描寫了列寧、斯達林和伏羅希洛夫的，還有F·伊凡諾夫的作品（一九三八年）小說「派浩門科」。派浩門科是內戰時代的一個真實的英雄，伏羅希洛夫曾經說：「他底生命宛如一篇光輝燦爛的傳奇，是無產階級精神底偉大性底象徵。」伊凡諾夫從他在一九〇五年以後的反動時期及世界大戰的年代中的地下生活寫起，直至內戰時期陣亡在戰爭底前線上爲止。作者在他底壯烈的鬥爭